

西非法郎改革：进展、挑战与前景*

陶 陶 张忠祥

内容提要 西非法郎是非洲为数不多与前宗主国货币挂钩的货币，被视为殖民主义的残留，甚至是“殖民货币”。2019年末，西非法郎区宣布进行货币改革，计划发行新货币埃科。然而，法国只是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殖民形象，并无放弃其在非洲影响力的意愿。由于西非法郎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法国高度依赖，因此选择将埃科继续与欧元挂钩，法国的影响力通过新的担保机制得以保留。改革方案公布已逾三年，但埃科至今仍未面世，这一方面是由于西共体未能在单一货币汇率机制上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则是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西非法郎区经济恶化、通胀高企所致。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此次改革致力于摆脱殖民主义影响，是西非法郎区国家争取货币主权所做的尝试，但是过于追求平稳过渡导致其货币主权仍将受制于法国。未来，如西非法郎区国家选择货币篮子取代欧元成为新货币的锚定物，或许能破解西非法郎改革的困局。

关键词 货币改革 西非法郎 埃科 法非关系

作者简介 陶陶，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非法郎是非洲为数不多仍然与前宗主国货币挂钩的货币^①，被视为殖民主义的残留。近年来，西非法郎区内废除“殖民货币”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LSYZD21022）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目前，与前宗主国货币挂钩的非洲货币有西非法郎区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简称“西非法郎”）、中非法郎区的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简称“中非法郎”）、科摩罗联盟的科摩罗法郎以及佛得角的埃斯库多。

(Alassane Ouattara) 于2019年12月21日宣布:西非法郎区将在2020年发行新货币埃科(ECO),以取代现行的西非法郎(FCFA)。根据货币改革方案,法国代表将从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中撤出,西非法郎区国家也不再需要将50%的外汇储备存放至法国国库。但是,埃科仍将与欧元挂钩,法国为埃科与欧元的无限制兑换提供担保。各方对这一改革方案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至少是一次“半改革”“一次真实的进步”;相反,也有人认为这是“装门面的改革”“货币奴役的继续”,甚至是“一个政治骗局”。^①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菲尔维纳·萨尔(Felwine Sarr)认为这次改革“不是一次决裂或者一次期待中的大动荡”,而是“一个有利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阶段”。^②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非法郎改革的关注较少,主要将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视为一个整体(即非洲法郎^③)进行研究,聚焦非洲法郎机制给法郎区国家带来的利与弊。^④国外学界对西非法郎改革的关注则较多,尤其是法国学界和非洲学界侧重分析此次改革方案带来的变化,并研判西非法郎改革的难点及未来走向。^⑤此外,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发布的报告从法国的利益出发,在分析新条约的基础上,侧重论证此次改革的合理性和低风险性,其目的在

① Matteo Maillard and Josiane Kouagheu et Sophie Douce, «‘Semi-révolution’ ou ‘arnaque politique’, la fin du franc CFA vue par des économistes africains», *Le Monde*, Décembre 27, 2019.

② Matteo Maillard and Josiane Kouagheu et Sophie Douce, «‘Semi-révolution’ ou ‘arnaque politique’, la fin du franc CFA vue par des économistes africains».

③ 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均源自1945年法国为其非洲殖民地设计的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拥有相同的运行机制,都以相同的汇率与法国货币挂钩。此外,这两种货币的法文缩写都是“FCFA”。因此,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非洲法郎。

④ 参见齐建华:《非洲法郎的功能利弊和前景展望》,载《中国投资》2021年11月号,第90~92页;孙红:《西非法郎将退出历史舞台》,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4期,第56~57页;王萌:《西非货币一体化的基础、挑战与实现路径》,载《国际参考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2~23页;陈丽娟:《非洲法郎退出使用的现实动力分析》,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3期,第65~74页。

⑤ See Fanny Pigeaud et Ndongo Samba Sylla, Franc CFA : la farce de mauvais goût de Macron et Ouattara, *CODESRIA Bulletin*, Nos 2&3, 2021, pp. 23 - 27; NTU - SBF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The CFA Franc : A Currency by Any Other Name?*, Vol. 2020 - 13; Patrick Guillaumont et Sylviane Guillaumont Jeanneney, *Fin du franc CFA en Afrique de l'Ouest, quel avenir pour l'éco?*, FERDI, 2020; Samba Sane et Babacar Ndiaye, quel régime de change pour l'Eco pour une dynamique économique dans l'UEMOA? Les leçons tirées de l'ancrage du franc CFA à l'euro, *Revue Économie, Gestion et Société*, Vol 1, N°35 février 2022, pp. 1 - 22; Kako Nubukpo (dir), *Du franc CFA à l'éco Demain, la souveraineté monétaire?*, Fondation Jean - Jaurès éditions et éditions de l'Aube, 2021; Kako Nubukpo, *Du franc CFA à l'éco en Afrique de l'ouest*, *Études*, 2021/3 Mars, pp. 19 - 32; Samba Diop, *Crise de confiance et réforme monétaire : le difficile passage du franc CFA à l'éco*, *Les Possibles*, No. 28 Été 2021, pp. 1 - 7.

于说服议员投出赞成票，所以该报告未能全面评估改革对法郎区国家的影响。^①那么，废除“殖民货币”西非法郎的呼声由来已久，西非法郎区为何选择在2019年末公布货币改革计划？此次改革虽旨在争取货币主权但为何其内容传递出矛盾的信息？一方面，改革试图消除西非法郎中的“殖民主义因素”，另一方面新货币埃科却将继续与欧元挂钩。西非法郎改革实行后会对西非法郎区国家和法国产生什么影响？此外，西非法郎改革方案公布已逾三年，为何新货币埃科至今仍未面世？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评估西非法郎改革的影响和未来走向。

一 西非法郎的产生与演变

西非法郎的全称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franc de la Communauté Financière Africaine)，是西非国家经济货币联盟(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8个国家)的共同货币。在此次改革前，西非法郎的运行主要遵循以下四点原则：一是它和欧元(欧元诞生前为法国法郎)保持固定汇率(1欧元=655.957西非法郎)；二是可以和欧元无限制兑换；三是作为法国为非洲法郎担保的交换，西非法郎区国家须上缴50%的外汇储备至法国国库；四是西非法郎区内的资本可以自由流通。

西非法郎源自1945年法国为其非洲殖民地设计的货币，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其产生与发展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时期(1945~1958年)。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为渡过难关，殖民地宗主国纷纷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1939年，法国政府颁布多条法令，旨在加强管控法国与法属殖民地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外汇交易，法令中首次出现了“法郎区”(zone franc)一词。1945年12月26日，法国在法郎区内创立了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franc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d'Afrique)，使用范围包括法属西部非洲、法属赤道非洲、喀麦隆、

^① See Assemblée Nationale française, *PROJET DE LOI N° 2986*, Mai 22, 2020; Assemblée Nationale française, *RAPPORT N° 3602*, Novembre 27, 2020;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d'INFORMATION N° 729 (2019 - 2020)*, Septembre 30, 2020;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N° 289 (2020 - 2021)*, Janvier 20, 2021.

多哥、法属索马里、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采用固定汇率，与法国法郎的固定平价为 1:1.7，1948 年改为 1:2。

第二阶段为非洲法兰西共同体法郎时期（1958 ~ 1962 年）。20 世纪 50 年代，反殖民运动蓬勃发展，法郎区内的殖民地也纷纷开始寻求独立。为缓和法国与非洲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重新掌权的戴高乐将军于 1958 年 5 月提出了用法兰西共同体（Communauté Française）代替法兰西联盟（Union Française）的计划。在法兰西共同体框架下，殖民地可以享有更大的自治权，但外交、国防和货币等关键领域仍然由法国统筹管理。1958 年 9 月 28 日，法属非洲殖民地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加入法兰西共同体。最终，除了几内亚拒绝加入并选择独立外，其余法属非洲殖民地均选择加入法兰西共同体，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因此更名为非洲法兰西共同体法郎（franc de la Communauté Française d'Afrique），与法国法郎的固定平价则仍维持在 1:2。1960 年，法国发行新法郎（1 新法郎 = 100 旧法郎），其固定平价调整为 50:1。

第三阶段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的本土化时期（1962 ~ 1994 年）。自 1960 年起，随着法属非洲殖民地相继独立，法郎区开启了货币本土化的进程。1962 年，科特迪瓦、达荷美（今贝宁）、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塞内加尔成立西非国家货币联盟（UMOA, Union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而另一个前法属西非殖民地马里则拒绝加入并且退出了法郎区。1963 年，多哥选择加入这一货币联盟，而毛里塔尼亚则在 1973 年退出。1984 年，马里在退出 22 年后重新回归西非法郎区。随着西非国家货币联盟的成立，法属西非国家开始使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不再和法属赤道非洲使用同一种货币。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法郎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频繁波动，对西非法郎区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为了弱化前宗主国的控制和影响，西非法郎区国家与法国重新谈判，争取更平等的合作协议。1973 年 12 月，西非国家货币联盟与法国签署新的合作协议，法国在西非法郎区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开始减弱：法国在西非央行董事会的席位由原来的 7 个（占 1/3）减至 2 个；西非央行总部从巴黎迁至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西非央行上缴法国国库的外汇比例由 100% 下降至 65%。

第四阶段为西非法郎区由货币联盟转向经济联盟时期（1994 年至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非法郎区国家经济日趋恶化。1994 年 1 月 10 日，西非国家经济货币联盟成立，旨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共同抵御外部风

险的能力。同年1月12日，在法国的压力下，西非法郎被迫贬值50%，与法国法郎的固定平价调整为100:1。1997年，前葡属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加入西非法郎区，至此西非法郎区成员国发展为8个。1999年1月1日，西非法郎与欧元挂钩，固定汇率为655.957:1。2000年1月1日，西非国家经济货币联盟正式实行关税同盟，对外实行共同关税政策，对内逐步降低关税。2005年，西非法郎区上缴法国国库的外汇比例从65%下降为50%。2010年，西非央行改革后，法国在西非央行董事会的代表人数减少至1人。

从西非法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非法郎区国家在获得独立后，一直在为争取货币主权而努力，但法国始终对西非法郎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西非法郎历次重大变革均在法国主导下完成。因此，如果西非法郎区国家想要完全收回货币主权，那么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对西非法郎的改革。

二 西非法郎改革的动因

在西非法郎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西非法郎区对法国代表的比例和上缴法国国库的外汇比例进行过多次调整。此次改革则直接将法国代表和上缴外汇的比例清零，被称为“历史性”的改革。西非法郎改革主要基于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互动。

（一）西非法郎区国家谋求经济主权

第一，改革西非法郎是西非法郎区国家争取货币主权、实现经济独立的必然要求。与法国货币保持固定平价大幅提高了西非法郎的稳定性和信誉，但这种固定汇率机制本身也潜伏着隐患，最主要的影响是西非法郎区国家无法使用汇率杠杆对其经济进行外部调整。由于与法国货币挂钩，西非法郎往往随着法国货币的汇率而波动，汇率调整与否，何时调整，完全取决于后者。^①此外，法国还可以通过其派驻在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的代表直接施加影响，甚至干涉西非法郎区的货币政策。例如，1994年，法国不顾西非法郎区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最终导致西非法郎被迫贬值50%。面对上述弊端，西非法郎区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就开始争取经济独立的探索。布基纳法索总统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① 张宏明：《非洲法郎汇率贬值原因分析》，载《世界经济》1994年第8期，第74页。

Sankara) 认为:“和法国货币联系在一起的西非法郎是法国统治的武器之一。通过这一联系、这一货币垄断,法国经济以及法国商业资本家从我们的人民身上积聚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布基纳法索正在努力通过我们人民的斗争来建立独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从而终结这一局面。”^①在西非法郎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上缴外汇比例以及法国代表人数逐渐下降,法国对西非法郎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然而,马里、布基纳法索、多哥和科特迪瓦发行本国货币的尝试均在法国的阻挠下以失败告终,西非法郎区国家始终无法完全收回货币主权。2020 年恰逢非洲独立 60 周年之特殊年份^②,选择在这一年推出新货币具有摆脱殖民主义影响的重要象征意义。正如贝宁总统帕特里斯·塔隆(Patrice Talon)所言,这是一个“心理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③

第二,西非法郎机制的特殊性给西非法郎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其一,西非法郎的强势限制了出口竞争力和本土工业的发展。欧元是一种强势货币,西非法郎因与其挂钩而具有强势货币的地位。强势货币对出口来说是一种税收,因为它让出口商品价格变得更高,对进口来说是一种补贴,因为它让进口商品变得更便宜。^④塞内加尔经济学家恩东戈·桑巴·希拉(Ndongo Samba Sylla)指出,“为了像亚洲国家一样在国际出口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法郎区国家需要有竞争力的货币。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欧元自创立以来通常比美元要强势,但大多数出口都以美元计价,这意味着要用非洲法郎而不是美元出售。这对买方来说要贵得多。”^⑤同时,由于西非法郎与欧元绑定,进口成本相对较低,导致西非法郎区国家往往大量进口外国商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土工业的发展。

其二,长期紧缩的货币政策与西非法郎区经济现状不符。由于西非法郎与欧元挂钩,西非法郎区的货币政策不得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但是欧元区与西非法郎区现状的差异导致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并不适用于西非

① Brian Peterson, *Thomas Sankara A Revolutionary in Cold War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257.

② 1960 年共有 17 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因此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在西非法郎区 8 个国家中,除了几内亚比绍,其余七国均在这一年获得独立。

③ «Le débat compliqué sur une réforme du franc CFA relancé», *Le Figaro*, Novembre 13, 2019.

④ Fanny Pigeaud et Ndongo Samba Sylla, *L'arme invisible de la Françafrique une histoire du Franc CFA*,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8, p. 174.

⑤ Benjamin Chabert, «l'Afrique doit-elle abandonner le franc CFA?», *Ouest - France*, Septembre 7, 2017.

法郎区。塞内加尔经济学家登巴·穆萨·登贝莱（Demba Moussa Dembélé）认为非洲法郎“限制发展”，这是因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对抗通货膨胀，西非央行不得不遵循同样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个首要目标，非洲银行不得不“减少对当地企业和非洲国家的授信”。^① 法郎区国家的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仅为 23%，而欧元区这一比率超过了 100%。^② 本土企业需要资金来发展，长期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了企业融资的难度，不利于本土企业的发展。

其三，西非法郎区因无法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加剧了债务危机。塞内加尔经济学家登贝莱认为，上缴外汇储备“意味着本应满足我国投资需求来支持我国发展的这笔钱离开了我国。”^③ 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产生了：非洲法郎区国家自己的大量外汇储备放在法国国库不能使用，且收益率极低，而同时自身又缺乏发展资金，往往要苦苦求助于国际金融机构或者是援助和商业贷款，被迫承受较高的贷款利率，有时还不得不接受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附加条件。^④ 近年来，非洲国家债务危机不断加剧，西非法郎区国家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 2014 年的 34.4% 大幅上升至 2018 年的 48.7%。^⑤ 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西非法郎区国家的债务危机。

第三，“选举大年”迫使西非法郎区国家推动货币改革以缓和舆论压力。近年来，西非法郎区国家多次爆发反对西非法郎的游行，废除“殖民货币”呼声日益高涨。2017 年 8 月，拥有贝宁、法国双国籍的社会活动家卡米·塞巴（Kémi Séba）在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总部门口焚烧了一张 5 000 西非法郎的纸币。2018 年 6 月，为了表达收回经济主权的诉求，来自 7 个不同国家的 10 名歌手集体创作了一首名为《抵制非洲法郎的七分钟》（7 minutes contre le CFA）的歌曲。^⑥ 西非法郎区国家之所以选择在 2019 年年末这个时间点宣布货币改革，亦与 2020 年是西非法郎区的“选举大年”密切相关。西非法郎区在 2020 年不仅有 4 场总统大选（多哥、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

① «Le franc CFA au cœur d'une semaine de polémique franco - italienne», *Le Monde*, Janvier 28, 2019.

② 齐建华：《非洲法郎的功能利弊和前景展望》，第 91 页。

③ Benjamin Chabert, «l'Afrique doit-elle abandonner le franc CFA?», *Ouest - France*, Septembre 7, 2017.

④ 陈丽娟：《非洲法郎退出使用的现实动力分析》，第 72 页。

⑤ Banque de France, *Rapport annuel de la zone franc 2018*, Octobre 18, 2019, p. 13.

⑥ Noël Tadégnon, «Des artistes africains unis contre le franc CFA», *DW*, Juin 20, 2018.

还有多场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选举大年”的临近迫使西非法郎区国家现政府和执政党不得不对货币改革的呼声做出回应，以争取选民支持。以多哥为例，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ètre）2019年的调查显示：66%的多哥人认为西非法郎更有利于法国，应被取消，而认为应保留西非法郎的被调查者比例仅为23%。^①法国参议院2020年9月的一份报告指出：“改革的宣布缓和了一些国家的抗议活动，如马里（马里在2018年和2019年曾发生了暴力游行）。”^②可见，西非法郎改革计划的出台确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舆论的作用。

（二）马克龙政府对西非法郎改革持开放态度

在前法属西非殖民地独立后，为了维系传统影响力，法国一直竭力将它们留在西非法郎区内。对于那些执意放弃西非法郎的国家，法国都会进行严厉制裁，甚至不惜通过扶植反对派或推动政变来扼杀其本国货币。例如，1960年，几内亚在发行几内亚法郎后遭受法国制裁，经济因此崩溃。此外，马里、多哥和科特迪瓦发行本国货币的尝试也在法国的阻挠下以失败告终，力主本国货币的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和科特迪瓦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遭遇政变下台的结局，多哥总统斯尔法纳斯·奥林匹欧（Sylvanus Olympio）则遇刺身亡。在法国的压力下，西非法郎区国家很少有政客愿意谈论非洲法郎。一位加蓬学者指出：“非洲法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没有任何政党或领导人会把非洲法郎当成演讲的主题，更不用说用于竞选了。政客们都是‘法非特殊关系的支持者’，以至于他们不会在这一话题上表态。更糟糕的是，本应为这一话题发声的反对派则只想着依靠法国上台执政。因此，没有政客愿意谈论非洲法郎。”^③可见，法国的态度关乎西非法郎改革的成败。如果西非法郎区国家在法国反对的情况下强行推动西非法郎改革，那么它们就有可能面临经济崩溃甚至政权颠覆的风险。

近年来，非洲法郎的反对者们将非洲法郎当作质疑法国在非洲角色的工具，推动了法郎区内反法情绪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法国在非洲的

^① Hervé Akinochi, *Les Togolais sont majoritairement pour une sortie du franc CFA*, Dépêche No. 276, Afrobaromètre, Février 7, 2019, p. 2.

^②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d'INFORMATION N° 729 (2019-2020)*, p. 91.

^③ Fanny Pigeaud et Ndongo Samba Sylla, *L'arme invisible de la Françafrique une histoire du Franc CFA*, p. 191.

“负面形象”。2016年，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指标（Africa Metrics）在尼日尔、贝宁和刚果（布）进行了关于法国、中国、美国等大国在非洲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法国在非洲的形象远落后于其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对手”，以34%的总得票率成为差评最多的国家。^①为了维系非洲法郎，法国付出了高昂的政治成本，不仅要承受来自非洲国家的压力，还面临着来自欧洲盟友的质疑。在此背景下，2017年入主爱丽舍宫的马克龙展现出与过去决裂的姿态，多次公开表态对非洲法郎的未来持开放态度，法郎区国家可以自己作出选择。2017年11月28日，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表示：“没有谁强迫某个国家必须要当非洲法郎区的成员国。卡博雷（Kaboré）总统决定‘我不在法郎区里了’，那他就不在了。”^②法国方面认为绝大部分对非洲法郎的批评集中在象征性和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因此可以将西非法郎改革作为改善法国形象的突破口，通过有针对性的货币改革来甩掉殖民包袱。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可以凭借其在西非法郎区的传统影响力引导西非法郎改革的走向，将货币改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避免新货币与法国彻底脱钩，最大程度保留法国的既得利益和影响力。对于西非法郎区国家来说，前宗主国法国的“松口”为货币改革扫清了外部障碍，降低了改革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单一货币计划提上日程

目前，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共体”）15个成员国中，西非法郎区八国使用共同货币西非法郎，而尼日利亚、加纳、几内亚、佛得角、冈比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七国则分别使用各自的本国货币奈拉（Naira）、塞地（Cedi）、几内亚法郎（Franc guinéen）、埃斯库多（Escudos）、达拉西（Dalasi）、利比里亚元（Liberian Dollar）和利昂（Leone）。早在1983年，西共体就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的设想，至今已达40年，但单一货币的发行被多次推迟。2019年6月29日，第55届西共体领导人峰会在阿布贾召开，再次将单一货币计划提上日程，决定拟于2020年发行西共体单一货币，并将新货币命名为“埃科”（ECO）。根据阿布贾峰会宣言的设想，埃科将在以通

^① Pascal Airault, «En Afrique, l’image détériorée d’une France jugée ‘arrogante’ », *l’Opinion*, Mars 13, 2016.

^② Oumar Ouedraogo, «Débat sur le Franc CFA : Le président Macron renvoie chacun à ses responsabilités ! », <https://lefaso.net/spip.php?article80703>, 2020-02-03.

胀目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框架下采用浮动汇率，共同的中央银行则将采用联盟体系。^①这就要求西共体成员国在汇率机制、通胀目标、央行体系三方面统一步调。但是，西非法郎现行机制与西共体其他货币以及未来单一货币埃科的机制存在诸多不同。其一，从汇率机制上来看，西非法郎和佛得角的埃斯库多均与欧元挂钩，采用固定汇率，而其余 6 种货币则采用浮动汇率。随着阿布贾峰会宣布埃科将采用浮动汇率，西非法郎将不得不放弃其货币机制的基石——固定汇率。其二，西共体成员国通胀状态差异明显，需协调通胀目标。西非法郎区国家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而西共体其他国家则深受高通胀困扰。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西非法郎区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为 2%，西共体其他国家约为 10%。^②其三，中央银行体系有待协调整合。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是西非法郎区八国共同的中央银行，而西共体其他国家则拥有各自的中央银行。因此，为了推动西共体单一货币在 2020 年按时落地，西非法郎区必须提前进行货币改革。

由此可见，西非法郎区之所以选择启动货币改革是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西非法郎区争取货币主权、追求经济独立和反对西非法郎的舆论压力为货币改革提供了内在动力；西非法郎区前宗主国法国同意改革为货币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西共体启动单一货币计划直接助力于此次货币改革。2020 年既是西非法郎区国家独立 60 周年，又是一些国家“选举大年”和西共体单一货币计划落地的年份，西非法郎区在推出新货币的时间点上兼顾了象征意义和现实需求。

三 西非法郎改革的突破与局限

此次货币改革之前，西非法郎区国家和法国进行货币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是 1973 年签订的《合作协议》和《交易账户协议》。截至 2019 年，《合作协议》已生效 46 年，但从未进行过修订，而规定担保运行机制的《交易账户协议》则在 2005 年和 2014 年进行过两次修订。2019 年 12 月 21 日，法国财长

^① ECOWAS, *Final Communiqué Fifty-fif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uthority of Ecowas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June 29, 2019, p. 3.

^② S&P Global Rating, *Entrée dans l'âge de l'eco : implications de la réforme monétaire en Afrique de l'Ouest*, Février 17, 2020, p. 1.

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和西非法郎区八国财长共同签署了一份新的《合作协议》。2020年12月10日，为了明确法国担保的运行机制，法国财长勒梅尔和西非法郎区央行行长提埃莫科·梅里埃·科内（Tiémoko Meyliet Koné）签署了《担保协议》。

（一）西非法郎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变化

根据新的《合作协议》和《担保协议》，新货币埃科与现行的西非法郎相比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变化。

第一，货币名称由西非法郎改为埃科。如前所述，西非法郎源于法国在1945年为其殖民地设计的货币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巧合的是，两者的简称都是“franc CFA”。因此，“西非法郎”这一名称被反对者认为是殖民主义的残留。而埃科的名称则取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英文缩写“ECOWAS”，是第55届西共体峰会为拟于2020年发行的共同货币选定的名称。通过改名，新货币将从名称上抹去殖民色彩，消除与法国的关联。

第二，撤销交易账户，西非央行不再需要将其外汇储备的50%存入交易账户中。西非央行上缴外汇储备是法国为其货币提供无限制可兑换担保的条件之一，外汇的上缴比例起初为100%，1973年降为65%，2005年降为50%。对于这部分资金，法国不仅提供0.75%的利率，还提供贬值担保，即当欧元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贬值时，法国会给予补偿。西非央行存放在交易账户中的外汇比例经常超过50%这一最低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西非法郎区国家在2019年末拥有大约147亿欧元的外汇储备，西非央行存放在其交易账户的金额约为90亿欧元（比例约为61.2%）。^①但是，交易账户一直饱受诟病。一位法国外交人员曾称：“多年来，交易账户引发了各种幻想。”^②反对西非法郎的人士指责法国利用交易账户中的外汇储备来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实际上，这部分外汇储备相对于法国债务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020年9月30日，法国债务为20155亿欧元，西非央行存在交易账户的外汇储备仅占法国债务的0.4%。^③但对西非法郎区国家来说，这项改革措施意味着西非央行届时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这部分外汇储备，

^①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N° 289 (2020 - 2021)*, p. 14.

^② Tanguy Berthemet et Service Infographie, «Macron et Ouattara enterrent le franc CFA», *Le Figaro*, Décembre 24, 2019.

^③ Assemblée Nationale française, *RAPPORT N° 3602*, p. 35.

这也将解决一个困扰西非法郎区已久且自相矛盾的问题：一半的外汇储备存放在法国国库，且收益率很低，同时为了筹措发展资金，西非法郎区国家又不得不接受利率远高于外汇储备收益率的贷款或援助。2018 年，法国支付给西非央行的利息为 4 060 万欧元，2019 年为 4 040 万欧元。^① 在目前欧洲实行负利率的背景下，西非央行上缴外汇的收益率为 0.75%，而放在别处的收益率为 -0.4%，甚至 -0.5%。^② 因此，对法国来说，终结上缴外汇储备可以节省预算，尽管节省的金额有限。

表 1 新旧《合作协议》主要条款变化对照表

1973 版《合作协议》	2019 版《合作协议》
第一条：法国提供可兑换性担保（原则未变），担保方式由一份《交易账户协议》进行规定	第一条：法国提供可兑换性担保（原则未变）。担保的激活方式由一份《担保协议》进行规定
第二条：与欧元保持固定汇率（原则未变）	第二条：在现行汇率基础上与欧元保持固定汇率（原则未变）
第三条：根据交易账户规定的条件集中管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删去此条款
第四条：法国任命两名董事参加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董事会	第四条：西非央行货币委员会包括一名专业的独立人士，由西非货币联盟部长会议和法国协商任命。第八条：在面临兑现担保的风险时，法国可以任命一名具有投票权的代表
无对应条款	第五条：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应该定期向法国传送技术信息，保证法国可以监控其面临的风险变化。协议各方也可以根据需要在技术层面举行会议
无对应条款	第六条：在形势所需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预防或者应对危机时，任一签约方都可以要求举行政治层面的会议

资料来源：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N° 289 (2020 - 2021)*, p. 23.

第三，法国代表将从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中撤出。在此次改革前，法国代表在西非央行董事会和西非央行货币委员会分别占有一个席位。法国代表的存在备受争议，既可以看作是对货币政策自主权的限制，也可以看作是对

①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N° 289 (2020 - 2021)*, p. 26.

②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d'INFORMATION N° 729 (2019 - 2020)*, p. 12.

可信度和透明度的保证。撤销法国席位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这对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自主运营能力来说是一个考验。西非法郎区高层也有类似的担忧，贝宁总统塔隆因此提出了“在非洲货币机构中增加国际专家（不仅是法国人）的席位”的建议^①，试图在降低法国影响力的同时保证其运营的稳健性。新版《合作协议》第四条回应了塔隆的建议：“西非央行货币委员会包括一名专业的独立人士，由西非货币联盟部长会议和法国协商任命。”

（二）西非法郎改革的局限

虽然此次货币改革对备受争议的上缴外汇和法国代表进行了突破性的调整，历史性地将两者的比例清零，但是新的货币合作协议仍然给西非法郎区的货币自主权设置了诸多限制，担保国法国因此保留了对新货币的影响力。

一方面，独立代表和危机介入机制保留了法国对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的影响力。此次货币改革虽然用独立人士取代了法国人在货币机构中的席位，但是独立人士的任命需要和法国协商。法国参议员帕斯卡尔·萨沃尔代利（Pascal Savoldelli）将这一条款形容为：“法国刚从大门出去，然后又从窗户回来了。”^②除此以外，新协议还通过危机介入机制保留了法国重回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的可能性：在应对或预防危机的特殊情况下，“担保方可以要求以无投票权的方式参加西非央行董事会和西非货币联盟银行委员会的会议”（《担保协议》第四条），甚至“可以在货币委员会任命一名具有投票权的代表”（新《合作协议》第八条）。因此，法国代表的撤出并不意味着法国彻底放弃了对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的影响力，而只是从“台前”退居“幕后”，通过新协议获得了左右独立人士任命的权力，从而保持了对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的间接影响力。在面临危机时，法国还可以通过有投票权的代表重新回到“台前”，直接影响西非法郎区的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新货币埃科仍然与欧元挂钩，法国继续承担担保国的角色。西非法郎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法国高度依赖，为了降低改革风险，保证新货币稳定性，因此选择埃科继续与欧元挂钩，法国继续为其提供担保。改革前，上缴外汇和法国代表是法国提供担保的交换条件。随着此次改革将两

^① Loup Viallet, «Pourquoi l' éco sera pire que le franc CFA», https://www.journaldeconomie.fr/Pourquoi-1-eco-sera-pire-que-le-franc-CFA_a8258.html, 2020-03-03.

^② Sénat français, Compte rendu analytique officiel: Séance du jeudi 28 janvier 2021, p. 3.

者清零，法国需要新的方式来降低担保风险。法国参议员热罗姆·巴舍尔（Jérôme Bascher）强调：“西非法郎区货币合作机制的现代化不应该增加法国的风险。”^① 因此，新协议设计了新的风险控制机制，为法方提供了三重保障。一是在技术层面新增了“汇报机制”，即“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应该定期向法国传送技术信息，保证法国可以监控其面临的风险变化（第五条）”。二是设置了“对话机制”，即法国代表退出货币机构并不意味着法非双方失去了对话渠道，协议各方可以“根据需要在技术层面举行会议（第五条）”，也可以“在形势所需的情况下，要求举行政治层面的会议（第六条）”。三是设置了法国重新介入西非法郎区货币机构的门槛——“应急机制”，即“当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均值和短期债务均值的比例小于等于 20% 时，在特殊情况下和在管理或预防危机的必要时间段内，法国可以在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货币委员会任命一名具有投票权的代表（第八条）”。储备金率是用出口收入支付其进口的能力，西非法郎区的储备金率多年来一直处在 70% 以上。^② 即使是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 2020 年第二季度，西非法郎区的外汇储备也可以满足 6.2 个月的商品和服务进口需求，对应的准备金率为 75.3%。^③ “应急机制”的启动门槛被设置为 20%，与西非法郎区的现状相比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值，这意味着“应急机制”不会被轻易启动。法国参议院的报告由此指出：即使没有 50% 的外汇储备作为交换条件，法国面临的担保风险也是非常低的。^④ 但是，法国通过这一机制不仅可以监控担保风险的变化，还可以根据风险程度做出不同级别的反应来对埃科施加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此次西非法郎改革致力于摆脱殖民主义影响，但是新协议并没有完全消除法国对新货币的影响力。正如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萨尔所言，“在埃科中，法国被赋予了一定的角色，但是在原则上，法国不应该被赋予任何角色。”^⑤ 因此，新货币埃科仍将受限于法国，西非法郎区要想完全收回货币主权，仍需进一步推进货币改革。

①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N° 289 (2020 - 2021)*, p. 27.

②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d' INFORMATION N° 729 (2019 - 2020)*, p. 94.

③ BCEAO, *Rapport sur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dans l' UMOA*, Septembre, 2020, p. 7.

④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d' INFORMATION N° 729 (2019 - 2020)*, p. 94.

⑤ Matteo Maillard, Josiane Kouagheu et Sophie Douce, « 'Semi - révolution' ou 'arnaque politique' , la fin du franc CFA vue par des économistes africains », *Le Monde*, Décembre 27, 2019.

四 西非法郎改革的进展与前景

西非法郎改革方案公布已逾三年，新协议的生效日期为2021年1月1日，但新货币埃科至今仍未面世。目前，法国已完成法律审批程序，新协议先后于2020年12月10日和2021年1月28日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获得通过，最终在2021年2月3日由马克龙签字批准。在西非法郎区国家方面，经济体量最大的科特迪瓦率先开启法律审批程序。2021年7月27日，科特迪瓦国民议会以102票赞成、12票反对、4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新协议。^① 2021年9月22日，多哥政府通过了一项允许批准新货币合作协议的法律草案，着手启动法律审批程序。^② 实际上，虽然新协议还未获得所有国家的批准，但是得益于一份2020年10月16日签署的交易账户协议修改条款，新协议的部分条款已经付诸实践：在西非央行和西非货币联盟的技术机构中，法国不再拥有席位；自2020年4月开始，西非央行开始根据新协议要求向法国传送技术信息。^③ 此外，法国《世界报》2021年5月5日报道称，法兰西银行正在将西非法郎区国家的50亿欧元外汇储备转交给西非央行。^④

（一）影响新货币埃科出台的因素

既然此次货币改革签署的两份协议已经生效，且主要改革举措也已落到实处，那么为何原定于2020年6月面世的新货币埃科至今仍未推出？

第一，西共体内的阵营化分歧导致单一货币汇率机制悬而未决。西共体内存在两个货币区：一个是以科特迪瓦为首的西非法郎区，另一个则是以尼日利亚为首的西非货币区（West African Monetary Zone）^⑤。两大货币阵营原本已决定在2020年推出“采用浮动汇率、与欧元脱钩”的埃科，却因西非法

^① «La Côte d'Ivoire avance ses pions sur la réforme du franc CFA», *RFI*, Juillet 30, 2021.

^② Portai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togolaise, «Franc CFA: le Togo se prépare à ratifier le nouvel accord de coopération monétaire entre l'UMOA et la France», <https://www.republiquetogolaise.com/gouvernance-economique/2309-6030-franc-cfa-le-togo-se-prepare-a-ratifier-le-nouvel-accord-de-cooperation-monetaire-entre-l-umoa-et-la-france>, 2021-11-30.

^③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N° 289 (2020-2021)*, p. 25.

^④ «La Banque de France transfère 5 milliards d'euros de réserves de change à l'Afrique de l'Ouest», *Le Monde*, Mai 5, 2021.

^⑤ 西非货币区成立于2001年，成员国包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

郎区坚持推出“与欧元挂钩”的埃科而再次搁浅。2020 年 1 月，西非货币区对此作出统一回应：“8 个法语非洲国家的西非法郎改革是摆脱殖民主义影响的进步举措，但是埃科是西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所决定的区域单一货币名称，将非洲法郎更名为埃科的行为与会议决定不符，不能被认可。”^①同年 6 月，时任尼日利亚总统穆罕穆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发推特表达不满情绪：“西非法郎区国家并不信任我们，在没有和我们讨论的情况下就做出了重大决定。”^②与尼日利亚的强烈反对不同，西共体第二大经济体加纳的态度则摇摆不定，一方面表达了加入西非法郎区货币计划的兴趣，另一方面则重申坚持“灵活的汇率机制”。2021 年 6 月，在加纳的积极调解下，西共体国家在阿克拉峰会上重新达成共识，宣布在 2027 年推出区域单一货币，但峰会公告并没有明确单一货币的汇率机制。可见，单一货币是否与欧元脱钩仍旧悬而未决。在西共体阵营化分歧的背后，实际上是域内大国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关于单一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在尼日利亚看来，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和西共体预算的主要贡献者，西共体单一货币理应以奈拉为中心。然而，在西非法郎区内拥有央行行长任命权的科特迪瓦并不愿意成为尼日利亚的附庸，甚至公开表示加纳和佛得角可以加入西非法郎区。从经济体量来看，科特迪瓦似乎无法与尼日利亚争锋，但正如某尼日利亚学者所言：“西共体内部并存着尼日利亚和法国两个大国。”^③法国的大力支持使得科特迪瓦有了与尼日利亚争夺货币主导权的底气，而加纳摇摆的态度则进一步加剧了西共体内部的阵营化分裂。以尼日利亚为首的西非货币区国家目前采用的是浮动汇率，如果加入西非法郎区采用固定汇率的改革计划中，那么就要接受法国的监管，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这是这些国家所无法接受的。在没有解决汇率机制这一核心问题的背景下，西非法郎区国家一方面要推进已经进入立法程序的西非法郎改革，另一方面却和西共体其他国家达成了新的区域单一货币路线图，这就导致了西非法郎改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第二，马里和法国关系紧张迟滞了货币合作协议的法律审批程序。自

① 《西共体英语国家反对非洲法郎改名为 ECO》，载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http://nigeria.mofcom.gov.cn/2021-11-30/article/jmxw/202001/20200102932015.shtml>，2020-03-16。

② Twitter, Muhammadu Buhari, https://twitter.com/MBuhari/status/1275454029535916040?ref_src=twsrc%5Etfw，2022-11-16。

③ Fanny Pigeaud et Ndongo Samba Sylla: *l'arme invisible de la Françafrique une histoire du Franc CFA*, p. 167.

2019年年末宣布货币改革以来，西非法郎区共发生了3次军事政变，其中马里的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ïta）上校在9个月内发动了两次政变。法国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希望马里军政府能够尽快举行大选，将政权交还民选政府，于是采取措施向马里军政府施压。2021年1月9日，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宣布对马里实行经济制裁，冻结了马里在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的所有账户。在西非法郎体系内，马里与外界的所有交易都需要通过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因此，这一制裁使马里处于一定程度的国际孤立状态，甚至无法偿还外债。马里财长阿卢塞尼·萨努（Alousséni Sanou）称：“截至2022年3月31日，马里未支付的到期债务达到了2 050亿西非法郎。”^① 面对制裁，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马里可以通过离开西非法郎体系、创建自己的货币来规避制裁。^② 另一方面，担保国法国积极推动欧洲和西非法郎区制裁马里，以达到孤立马里军政府的目的。此外，法国与马里在反恐战略上的分歧也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局势，甚至升级为公开的互相批评。2022年1月31日，紧张局势再度升温，马里军政府宣布，由于法国外长近期的敌对言论，马里政府决定驱逐法国驻马里大使。^③ 这导致马里与货币担保方法国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鉴于马里曾有过退出法郎区的经历，在双方关系无法缓和的情况下，马里甚至有可能再次退出法郎区。在此背景下，货币合作已不再是双方的优先事项，马里政府审批货币合作协议的法律程序因此陷入停滞状态。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西非法郎区无法完成经济趋同目标。为了推动区域经济货币一体化，西非法郎区设置了3个主要的趋同标准，分别为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通胀率不超过3%，以及公共债务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0%。2019年，西非法郎区8个成员国中有6个国家达标，未达标的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也仅仅是在财政赤字这一项上没有达标。^④ 然而，疫情打断了西非法郎区良好的经济形势，有关国家不得不暂停执

① Fatama Bendhaou, «Sanctions de l'UEMOA : Le Mali 'ne peut pas honorer ses engagements financiers' », *Agence Anadolu*, Mars 31, 2022.

② «Après les sanctions, quelles conséquences pour l'économie malienne? », *La Croix*, Janvier 14, 2022.

③ «Mali : la junte décide d'expulser l'ambassadeur de France, Paris rappelle son diplomate», *France 24*, Janvier 31, 2022.

④ Banque de France, *Coopérations monétaires Afrique - France : rapport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2019 sur la CEMAC, l'UEMOA et l'Union des Comores*, Octobre 28, 2020, p. 73.

行区域趋同标准，区域协同进程因此中断。2020 年，为了应对疫情，西非法郎区国家的公共支出增加了约 19.2%，财政赤字翻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 2019 年的 2.3% 上升至 5.7%；公共债务也因此大幅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19 年的 43.4% 增加至 50.5%。^① 正如科特迪瓦财长阿达马·库利巴利（Adama Coulibaly）所言：“疫情打乱了从西非法郎向埃科过渡的时间表。”^② 2021 年，西非法郎区经济强劲反弹，但在趋同标准完成情况上仍未恢复至 2019 年的水平，财政赤字率为 5.9%，通胀率为 3.6%，均不符合趋同标准。^③ 2022 年，虽然疫情逐渐趋缓，但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粮食和能源危机，西非法郎区亦无法幸免。2022 年 6 月，西非法郎区主要进口商品价格与 2021 年同期相比上涨 17.8%，其中天然气上涨 157.7%、石油上涨 61.5%^④，主要进口食品价格则上涨 26.9%^⑤。食品、燃料价格飞涨导致西非法郎区国家通胀水平大幅走高。西非央行的报告显示，西非法郎区国家 2022 年 6 月的通胀率高达 7.5%。^⑥ 根据《西非发展展望》估计，西非法郎区国家 2022 年和 2023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5.3% 和 5.6%，通胀率则分别为 5.3% 和 4.9%。^⑦ 可见，西非法郎区虽然经济复苏势头良好，但无法在短期内将通胀率控制在趋同目标要求的 3% 以内。

综上所述，新货币埃科之所以未能按时推出，从内部因素来看，一方面是因为西非法郎区与西非货币区始终无法在“单一货币是否与欧元脱钩”这一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马里政变导致马里和法国关系紧张，迟滞了货币合作协议的法律审批程序。从外部因素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各成员国经济指标恶化，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推高了域内的通胀水平，导致西非法郎区国家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趋同目标。西共体单一货币发

① Banque de France, *Coopérations monétaires Afrique – France : rapport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2020 sur la CEMAC, l’UEMOA et l’Union des Comores*, Octobre 27, 2021, pp. 77 – 78.

② Joël Té – Lèssia Assoko, “Is West Africa’s CFA Reform a Collateral Victim of COVID – 19?”, *The Africa Report*,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57488/is-west-africas-cfa-reform-a-collateral-victim-of-covid-19>, 2022 – 04 – 29.

③ BCEAO, « Principaux indicateurs et taux directeurs », <https://www.bceao.int/fr/content/principaux-indicateurs-et-taux-directeurs>, 2022 – 05 – 08.

④ BCEAO, *Note mensuelle de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 Juillet 2022*, Juillet 28, 2022, p. 10.

⑤ Ibid., p. 11.

⑥ Ibid., p. 17.

⑦ ECOWAS Bank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West African Development Outlook – Navigating Global Shocks through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rade*, June, 2022, p. 38.

行时间顺势推迟至 2027 年，这一决定既是出于经济恢复的考量，也是为了给解决政治层面的分歧争取更多的时间。

（二）西非法郎改革的展望

展望未来，埃科能否在 2027 年如期推出，既要看西非法郎区国家经济恢复情况，又要看西共体国家能否重拾共识，更要看西非法郎区国家如何平衡货币稳定性和货币自主权。

一方面，西非法郎区国家可能率先推出与欧元挂钩的固定汇率版埃科。在西共体内，单一货币汇率机制是两大货币阵营的核心分歧所在。从货币改革的进度来看，西非法郎改革的主要措施已经落实，法律审批程序也已开启，而西共体只是在 2021 年 6 月的阿克拉峰会上将单一货币发行时间推迟至 2027 年，并未明确提及汇率机制问题，更没有公布具体的货币改革方案，汇率机制的分歧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此外，从经济趋同目标的完成度来看，西非法郎区的表现明显好于西非货币区。以通胀目标为例，西共体单一货币要求成员国将通胀率控制在 10% 以内。随着世界经济逐渐复苏，西非法郎区通胀率呈下降趋势，2022 年 10 月为 8.4%，11 月为 8.0%，12 月为 7.0%，^① 而西共体其他国家则仍然饱受高通胀困扰。2022 年 12 月，尼日利亚的通胀率飙升至 21.34%，比 1 月高出近 6 个百分点^②，加纳更是深陷主权债务违约风波，通胀率高达 54.1%，创 22 年来新高^③。鉴此，在汇率分歧无法解决、经济趋同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西非法郎区的埃科能否落地主要取决于西非法郎区是否继续遵循西共体单一货币路线图。

另一方面，货币篮子可能取代欧元成为西非法郎区货币的锚定物。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曾对埃科选择继续与欧元挂钩事宜做出过解释：“我国是农业国，主要与欧盟进行贸易。我国的货币需要与对外贸易保持一致，基于国家利益考虑，我们决定继续将我国的货币与欧元挂钩。”^④ 这番表态一方面说明

① BCEAO, «Note mensuelle de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 Janvier 2023», <https://www.bceao.int/fr/publications/note-mensuelle-de-conjoncture-economique-janvier-2023>, 2023-02-21.

② Nigeria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PI and Inflation Report January 2023, <https://nigerianstat.gov.ng/elibrary/read/1241285>, 2023-02-21.

③ “Ghana Inflation Hits 54% in December, a 22-year High”, *Reuters*, January 11, 2023.

④ Stéphane Ballong, “Buhari and Ouattara Make Eco Heart of Regional Power Struggle”,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23374/buhari-and-ouattara-make-eco-heart-of-regional-power-struggle>, 2022-11-14.

选择与欧元挂钩是出于对外贸易的考量，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给经济货币政策带来的限制。对绝大多数西非法郎区国家来说，单一经济结构是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它对于外部经济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不但产品销售依赖外部市场，而且工业制成品和粮食也需要从外部进口。^① 西非法郎区国家独立后，一直试图改造殖民地经济结构，但收效不大，如今仍以出口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为主。此外，西非法郎区国家对法国的依赖还体现在政治方面，执政党需要法国的支持来稳固统治，反对派则希望依靠法国上台执政。瓦塔拉就是在法国的扶植下由反对派变成总统，并实现两次成功连任。西非法郎区国家对法国的依赖及法国不愿完全放手，决定了西非法郎改革的未来走向不会过于激进，很难出现与法国完全决裂的情况。那么西共体单一货币如何才能突破汇率机制的僵局？在西非法郎宣布改革之前，一些专家学者就已经开始思考除了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以外的第三条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法国前财长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建议：“为了避免招致‘装门面的改革’的批评，法国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最好的选择是向非洲方面开放选择一篮子货币代替单一的欧元作为其货币联盟锚定货币的可能性。”^② 这一建议与部分非洲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多哥经济学家卡科·努布波（Kako Nubukpo）认为，“从务实的角度来看，西共体单一货币埃科与一篮子货币（美元、英镑、欧元）挂钩，而不是只与一种外汇挂钩，似乎才是最佳的选择。”^③ 西非法郎因为与强势的欧元挂钩而成为一种强势货币，兑美元汇率长期保持稳定，总体表现远好于奈拉、塞地等其他西共体的货币。然而，进入 2022 年以后，受乌克兰危机、美联储激进加息等不利因素影响，欧元持续疲软，兑美元汇率一路走低。2022 年 5 月底至 8 月底，欧元兑美元汇率由 1.22 下跌至 1.00，跌幅达到 18.0%。^④ 2022 年 8 月 22 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跌破 1 比 1 平价，跌至近 20 年来新低。与欧元挂钩的西非法郎也随之大幅贬值，只与一种货币挂钩的汇率风险开始凸显。与之

① 舒运国：《试析独立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2 期，第 100 页。

② Dominique Strauss Kahn, *Zone franc, pour une émancipation au bénéfice de tous*, Avril, 2018, p. 28.

③ Kako Nubukpo, *Du franc CFA à l'Éco en Afrique de l'ouest*, *Études*, 2021/3 Mars, p. 28.

④ 《欧元兑美元汇率为何大幅贬值？》，载经济观察网：<https://m.eeo.com.cn/2022/0925/559670.shtml>, 2022-09-30。

相比，货币篮子在应对汇率风险上则更具灵活性。根据贝宁总统塔隆的设想，西非法郎区“可以定期调整货币篮子”^①来应对汇率波动。对西非法郎区来说，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可以在保证货币稳定性的同时进一步稀释法国对其货币的影响力，或许能成为破解西非法郎改革困局的关键。

五 结语

2020年恰逢非洲国家独立60周年，西非法郎区国家原计划在这一年启动货币改革，使其具有摆脱殖民主义影响的象征意义。马克龙同样强调了改革的象征性意义：“我看到你们的青年人批评我们之间存在后殖民主义的经济和货币关系，那么我们就来剪断这一绳索。”^②从改革内容来看，西非法郎改革旨在通过消除那些被视为殖民主义残留的标志来应对废除“殖民货币”的呼声，改革方案有针对性地回应了批评西非法郎的舆论，并满足了部分诉求：货币改名、不再上缴外汇储备、法国代表撤出。上缴外汇比例从50%至零，法国代表从有到无，这些都是西非法郎区国家在争取货币主权上的重大胜利。然而，西非法郎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法国高度依赖，因此选择埃科继续与欧元挂钩。这一举措一方面降低了货币改革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法国的影响力。法国国民议会2021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法国在西非法郎区货币中扮演的角色由“共同管理者”转变为“财政担保者”。^③担保方法国可以通过新设置的“汇报—对话—应急”机制以及在货币机构中的独立人士对西非法郎区进行金融监管。可见，西非法郎改革在追求稳定性的同时牺牲了改革的彻底性。此次西非法郎改革致力于摆脱殖民主义影响，是西非法郎区国家在争取货币主权道路上所做的尝试，但是过于追求平稳过渡导致西非法郎区的货币主权仍将受限於法国。总之，西非法郎区争取货币主权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Franc CFA: ‘Patrice Talon est allé trop loin’ », *RFI*, Novembre 14, 2019.

② Sénat français, *RAPPORT N° 289 (2020 - 2021)*, p. 19.

③ Assemblée Nationale française, *RAPPORT N° 3602*, p. 7.